美好之物

冯 唐

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。

我案头常放几件古器物，多数能用，喝茶、饮酒、焚香，多数是宋朝的。盘桓久了，看到窗前明月，知道今月曾经照古人，会问："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"

一盏。北宋建窑兔毫盏，撇口，直径约十厘米，盏色青黑，兔毫条达，盏底修足工整，盏外近底处有垂釉和釉珠。一罐。宋金钧窑双耳罐，内壁满釉，底足不施釉。一印。宋羊钮白玉印，微沁，两厘米乘一厘米见方。宋代喜欢用玉雕羊，雕工极细，羊神态自若，面部由多个棱面组成，体现宋代动物玉雕的特色。

很难用语言形容这一盏、一罐、一印的美。我一直认为，文学首要的追求是求真，探索人性中的无尽光明与黑暗。真正的美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在真正的美面前，文字常常乏力。白居易说杨贵妃，"芙蓉如面柳如眉"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白居易这句诗流传下来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杨贵妃长的什么样子。

拿起青黑的建盏，喝一口当年春天摘的古树生普，冷涩而后甘，山林的春天就在唇齿之间，"一杯落手浮轻黄，杯中万里春风香"。插一枝莲花到钧窑罐，仿佛养一枝莲花在小小天青色的水塘，"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作将来"。

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的陈继儒，在《太平清话》中列举了一些东方文化中的通灵时间："凡焚香、试茶、洗砚、鼓琴、校书、候月、听雨、浇花、高卧、勘方、经行、负暄、钓鱼、对画、漱泉、支杖、礼佛、尝酒、晏坐、翻经、看山、临帖、刻竹、喂鹤，右皆一人独享之乐。"

多花点时间在这些通灵的事儿，人容易有精神；多用些美器做这些通灵的事儿，人更容易有精神。草木一样的姑娘、纯美泛黄的旧书、一杯热热的茉莉花茶、一块润而不腻的玉……

和这些所有美好的未知一起，真实地存在着，我就会心安一点。

年轻的时候喜欢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常常将天地揣摩，希望终有一日妙理开，得大自在。

人慢慢长大，喜欢略过本质看现象，一日茶，一夜酒，一部毫不掩饰的小说，一次没有目的的见面，一群不谈正经事的朋友，用美好的器物消磨必定留不住的时间。

所谓本质一直就在那里，本一不二。

阿珠嫂

桂文亚

一星期前，我不小心在自家小花园滑了一跤，不但让手捧着的一盘花花草草飞身而出，自己也跌了个四脚朝天。所幸，除了左手肘略有擦痕，既没脑震荡，也没有骨折，阿弥陀佛，运气实在太好了。

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就出在花园的红砖道，由于长年刮风下雨积累的污垢，晴天还不觉得有问题，一旦到了雨天，砖面滑溜，意外就发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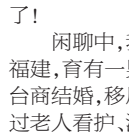
跌倒当天，风和日丽，天蓝得像透明玻璃，朵朵白云款款移步，看在眼里，就让人直想走到室外。当时我穿着一双尺码略大、并不防滑的塑胶拖鞋，跌倒这意外，除了自认粗心，又能怪谁？

当务之急，当然是要清理已然绿得发黑的红砖板了，整个小院一共铺了一百五十块！以年龄和体力评估，肯定事倍功半。想了好一会儿，有了，每周四下午，村里定时有一位专门扫街的阿嫂，偶尔碰上总会寒暄两句，何不试着请她来帮忙？

"就明天上午十点半吧！"没想到，她走进院子看了看，爽快答应。

"我姓陈，叫我阿珠嫂吧！"戴斗笠，身穿素花衬衫灰长裤的阿珠嫂，有一张红扑扑、肌肉紧实的圆脸，她笑嘻嘻地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年约四十出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预先准备好漂白水、肥皂粉、水桶，刷子和扫帚；珠嫂准时按门铃，她全副武装，把自己从头包到脚，还穿上一双长筒雨靴，很有点儿出征的模样儿。二话不说，打开水龙头，水桶装满水，倒光半瓶漂白水，加入肥皂粉……身手利落地开始工作起来。



她脚下踏着一块铁丝刷，很快地，拉起水管，扭开水龙头，边刷边冲洗身手利落，一块块脏兮兮的地砖开始展露出原本漂亮干净的棕红色……

两小时不到，一百五十块地砖焕然一新！而当她工作到一半的时候，还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红艳艳的大苹果，喀嚓！喀嚓！毫不介意地边啃边工作，让我都看呆了！

闲聊中，我知道了阿珠嫂这大半生的故事。她来自福建，育有一男三女，十六年前，先生过世了，她与一名台商结婚，移居台湾，后来发生婚变，开始单身打拼，做过老人看护、清洁妇、帮佣……她笑着说："哎呀！我可是忙得很呢！工作排得满满的！有钱赚，吃喝不愁，日子过得挺充实！"

"可以请你不定期来打扫庭院吗？"

阿珠嫂笑着摇头："哎，没办法！工作一个接一个，排得满满的。"

接着她用揭开谜题的声调说着："整个村子，就您常常把自己家门附近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省了我不少事啊！今天特别来道谢，抽空帮您刷地砖！"

是这样吗？我惊奇地笑了："我不过是自扫门前雪！"

当我坚持要给阿珠嫂钟点费时，她谦辞了老半天才肯收下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还特别加赠一袋云林地瓜呢。

讷亲的"迷失"

陆其国

讷亲是清代雍正、乾隆两朝重臣，出生于世代为官的显赫家族。雍正朝时他曾任御前大臣。因为人秉直刚正，办事勤谨慎重，乾隆即位后对他格外赏识，讷亲不仅得授军机大臣，还可以随时入大内面陈皇帝。

讷亲的清廉还影响到下属。他负责吏部事务时，同样清廉的吏部尚书甘汝来，不幸在工作中猝死。讷亲亲自护送甘汝来遗体回家。到了甘家，有一老妪正在缝制衣服，讷亲以为老妪是奴婢，便请她"传语夫人，相公暴薨于署矣"。不料老妪闻言惊问："汝为谁？"讷亲讲明了来意。他话音刚落，只见"老妇汪然大泣，始知即（甘）夫人也。"说话间讷亲询问甘夫人，家中可有余款？甘夫人答：有。说罢便拿出一个袋子，从中拿出八两银，说："此志书馆月课俸也。俸本十六金，相公俭，计日以用，此所余半月费也。"原来甘尚书每月只以自己在志书馆的讲课费十六两银作日常开销，现在还剩半月开支八两银，其节俭可见一斑。讷亲听了，不由感动得掉下眼泪，"代以衣衾殓之，归奏于上"。乾隆看了上奏，也很感动，即拨一千两白银，下谕让内务府负责办理甘尚书的丧事。此后，讷亲还与另一名朝廷命官孙嘉淦一起，查实总河朱藻"诈欺贪虐"罪，将其革职、流放；并受乾隆委托，视察河南、江苏、安徽和山东等省行营伍，果然发现不少严重问题，皆如实汇报，引起乾隆警觉。讷亲还上奏反映，各省督抚司道州县等各级地方官吏，"惟从簿书钱谷为事"，却对"户口贫富、土地肥瘠、物产丰啬、民情向背、风俗美恶，以及山川原隰、桥梁道路，皆漫置不省"。直接批评地方官员乱作为或不作为。并建议各级地方官要把了解民情以及自己为官政绩、计划要层层上报，做到下情上达，以形成"崇实效、去虚文、饬吏治、厚民生"的局面。此建议得到乾隆首肯，"下部议行"。

不知是否出于出身优越，以及年纪轻轻就跻身中央高层，且得到重用。总之时间一长，讷亲渐渐自命不凡，好颐指气使，以致"遇事每多溪刻、罔顾大体，故耆宿公卿，多怀隐忌"。这其实即是"迷失"自己的一种征兆。有人上疏乾隆告讷亲状。但此时乾隆只看到讷亲为官"清介持躬"，不贪赃枉法，不拉帮结伙，而且"其居第巨奘缚扉侧，绝无车马迹"。你看，讷亲把自家的狗也拴得很紧，以免吓着人伤着人；因为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，他家门口也从来不会停有那些人的马车。如此乾隆自然不会责难讷亲。

其时由于川陕总督张广泗在金川屡打败仗，损兵折将。乾隆不顾讷亲既不谙军事，体质又弱，于1748年授权讷亲赴川主持军务。此为乾隆在知人善任上的"迷失"。果然，讷亲履新后"自恃其才，蔑视广泗"；后者亦"轻讷不知兵，而事权出己上，阳奉而忮之"。于是便见讷亲上任后，不作任何调查，下令官军须于三日内攻克几处大金川土司的据点。结果非但进攻受挫，还搭上总兵任举和参将买国良的性命。讷亲锐气大减，再"不敢自出一令"。后来只能处处仰承张广泗鼻息行事。讷、张联名上奏乾隆呈报战况，只言进攻受阻，不说官兵损失惨重；还提出筑碉株守的所谓"以碉逼碉"、"与敌共险"战术，请求乾隆派兵增援。结果被乾隆斥为谬议。下谕指出，"大兵聚久，变患易生"，责令讷亲要"因时度势，以进为止"。讷亲知道自己的软肋，故没有奉旨行事，而是倚仗张广泗与敌对峙，他自己则"躲避帐房中，遥为指示，人争笑之，故军威日损"。直至后来与敌交战，讷亲带头、官军跟着"望风溃散"。导致最后与张广泗一样下场：论斩。曾以廉洁奉公为人称道的官员讷亲就这样死了。他的死，初时固然和乾隆罔顾知人善任有关，但真正让讷亲罹祸的，不正是源于他在自知之明上的"迷失"吗？！

小议钢笔书法

陈贤德

1884年美国人沃特曼发明了钢笔，从此西方摆脱了羽毛笔，中国摆脱了毛笔的书写方式。中国的汉字是一个特例，它不但有表达意义的作用，还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书写艺术——书法。既然同样写的是汉字，毛笔字可以成为艺术，钢笔书写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门新发展的艺术。艺术可以陶冶性情，写得一手好的钢笔字，不但使人赏心悦目，还可以提高你的文化品位。

不过，我们要把用钢笔写字与钢笔书法区别开来，就像会拿毛笔写字不等于会书法一样。对日常书写的要求，能达到端正、易认、干净就不错了。而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书写艺术，要求则更高。简而言之，书法有这样两大特点。第一、书法有法。对点画、结构、章法都有特殊的技法要求。譬如三点水，三点不能在同一条直线上，有靠右、靠左之别；首点、中点、末点，要笔断意连，首尾呼应，流畅而富有节奏感，这样就生动美观。还有诸如横平竖直，间距均匀，结构平稳，主次分明，顾盼呼应，参差变化等等，都是书法要达到的基本要求。第二，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，讲究传承经典，字体多样，彰扬流派，提倡个性，崇尚风格。这就是判别书法和非书法的标准。不达到这两大标准，即便你字写得端正，漂亮，也很难归入书法之列。譬如仿宋体，各种美术字，就不能称书法。这也是在毛笔或钢笔书法展中，见不到这类字体的原因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书法界同仁的约定俗成，并没有什么国家标准。

为什么我在这里只提钢笔书法，而不提硬笔书法，是有原因的。大家知道，中国汉字的书写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艺术？原因就在于有一枝可大可小，可粗可细，可起可倒的神奇毛笔。正因为其"软"，才成就了八面出锋，万毫齐力，变幻无穷的妙处和韵味。钢笔，采用薄钢片作笔尖，为了使墨水能顺利流畅，笔尖上还开了一个小孔和一条直缝。这种材料和结构，使它具有一定的弹性。这是其他硬笔，如圆珠笔、铅笔、水笔所不具备的。用钢笔(那种小包头钢笔弹性会差些)书写，下面再垫上一二张纸，通过轻重提按，顿挫徐疾，写出的字就有姿有态，有棱有锋，秀美遒劲又韵味十足的精气神来。

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，钢笔书法没有独立的标准，可以参照毛笔书法的标准。只不过钢笔书写没有毛笔那么复杂，要求可略为简单一些。传统的甲骨文、钟鼎文、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及草书，都可以是钢笔书法创作的字体。

要学好钢笔书法，临习毛笔的经典法帖，是最好最有效的途径，只有这些法帖才是真正的老师。初学者，还是应该先打好楷书基础。可以选一些小楷字帖。如唐朝钟绍京的《灵飞经》、宋朝赵孟頫的《汲黯传》及明朝文徵明的小楷等。行书，则可以临东晋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唐《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》等等。那种不临古帖，不打下传统书法功底，只凭自己兴趣随意涂写的人，可能会把字写得流畅一点，但要登上书法大雅之堂，则是不现实的。

映月（中国画） 李乃蔚

"高级全科医生"

崔 松

和上海教育电视台结缘是在2000年，我接到电话，希望我接替即将出国深造的余波，主持王牌节目《健康热线》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主持过一档综艺节目，白天上班，下班后赶去录像，当时又正值中级职称考试，又要背台词又要复习医学，极度撕裂，但主持医学节目正合我意。

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、刚刚接触电视节目的我，接手一档直播类节目，挑战巨大！还好《健康热线》有个成熟的团队——狄善乙老师把控方向；制片人沈圣道会和你细致地讨论选题和节目脉络；周荃作为经验丰富的主持人，教你如何把控节奏；当然还有灯光师冯国雄、化妆师刘兰、摄像汪青等，会把我拍得美美的。每次晚上7点的直播，下午二三点就到台里了，和专家聊一会儿，就进行20分钟的彩排(直播是50分钟)，一起走一遍流程。但直播毕竟是直播，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嘉宾，彩排时还能妙语连珠、开开玩笑，但真的到直播的时候，很多话语就突然变得干涩起来，想开的玩笑、想打的比方也不敢说了，就想着千万别出错！

要想驾驭这个节目，首先要"充电"。自己虽然学医，但也不是各科都懂！我还记得当时医院的图书馆在病房3楼，坐在书库角落的老写字台前，啃着一本本"专著"。那段时光"逼"着我重新当了一回学生，而且比课堂上学得还要仔细。所以我经常号称自己是个"高级的全科医生"。

再有，就是临场反应。直播节目难就难在时间的掌握，因为你不知道跟专家聊到最后还剩多少时间。记得有一次问完最后一个问题，耳机里突然传来沈圣道的"大叫"：太早啦！给我撑满一分钟！我当时想：妈呀！结束语要说1分钟啊！当我硬着头皮把1分钟撑满，脑后都在冒汗。也有最后只剩十几秒的情况，要匆忙结束节目，就把"下期再见"说成了"Bye"，这让我的同学们笑话了好久。有了这些磨炼，以后不管几分钟的演讲，我都能"踩着点儿"完成。

节目做得时间越长，就越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传播更多的知识。这就要想办法让嘉宾放松下来，只有放松的人才能发挥到极致。还要当一个好"翻译"，把学术化的语言通过打比方，让它通俗易懂，生动有趣。这也形成了我语言的科普风格。

通过7年的主持，我访谈了数百位各科翘楚，在传播医学知识的同时，对自己的医术也有极大的帮助。我和我的导师何立人教授也是通过教育台的节目结的缘。

当然，还不能忘记另外一批人，那就是老百姓和专家之间的桥梁——接电话的编辑，吕臻、俞芳、秦利、方泓、缪皓霞……有一次碰到一位教授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崔主任，还记得我嘛？我是《健康热线》的电话编辑啊！十几年了，当时接电话的博士都已经是教授了！我不能说《健康热线》一定对他有帮助，但是这个节目确实使很多人打开了眼界，培养了能力，也使很多人成为了科普干将。

十日谈

绿叶对根的情意

那片"绿叶"伴我度过与这三尺讲台相守的时光。

责编：刘 芳

夜光杯